



无论世界怎么变，无论我怎么变，你于我而言都是永恒的。

亦如我的血液，因为流淌着对你的思念，而有了潮起和潮落。

喜欢你  
你喜欢的  
样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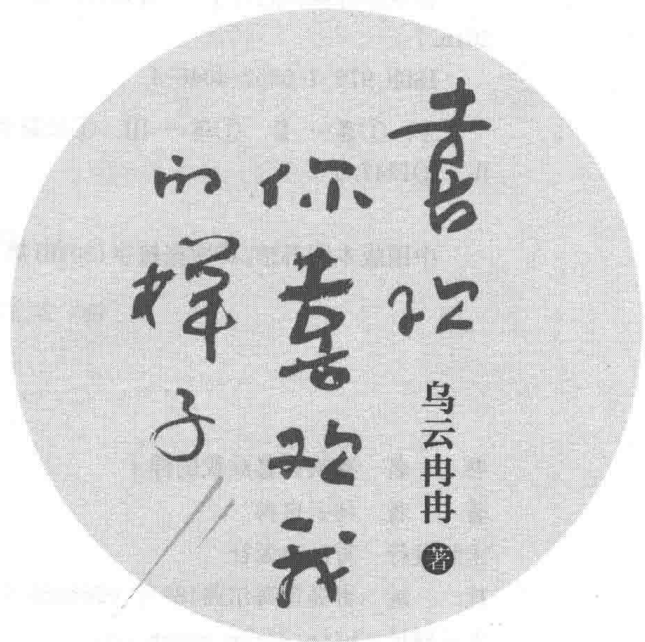
乌云冉冉 著



深度治愈系作者 乌云冉冉 倾情巨献  
治愈千万读者的“伪兄妹”温暖恋爱书

随书 精美书签+  
附赠 「喜欢你」小清新系列彩插

 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喜欢你  
的样子

乌云冉冉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喜欢你喜欢我的样子 / 乌云冉冉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 
2016. 7

ISBN 978-7-5552-4046-4

I. ①喜… II. ①乌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0377号

书 名 喜欢你喜欢我的样子  
著 者 乌云冉冉  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 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  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  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  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  
责任编辑 那 耘 李金旺  
选题策划 秋 山  
封面设计 千 千  
版式设计 孙顾芳  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出版日期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  
印 张 19  
字 数 250千  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046-4  
定 价 35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 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  
电话: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

## 目录

### CONTENTS

- 第 一 章 又一年又三年 /1
- 第 二 章 左眼微笑右眼泪 /47
- 第 三 章 遇见 /79
- 第 四 章 冲动 /107
- 第 五 章 误会 /143
- 第 六 章 一个微笑一个你 /179
- 第 七 章 分开旅行 /207
- 第 八 章 把悲伤留给自己 /242
- 第 九 章 此生不换 /270

喜欢你  
的样子



11 111111  
11 111111  
11 111111

## 第一章 又一年又三年

“我曾经爱着你，但已经又一年又三年。”



10月下旬，B市温度骤降，迎来了今年的第一波寒流。

一个年轻女孩在人来人往的酒吧步行街上一边踉踉跄跄地走着，一边将身上的围巾、风衣一一解开，随手丢在沿途的石板路上。

路人见了这情形都不由得退避三舍，倒是有几个不怕死的小老外看笑话似的想上前挑衅，可当他们看到她身后不远处冷着脸的男人时也只得悻悻地绕道而行。

许冬言走累了，正巧前面有一棵粗壮的梧桐，她晃晃悠悠走过去，翻了个身靠在上面，闭着眼睛粗重地喘着气。

夜风吹得树叶哗哗作响，她上身只剩下薄薄的一件毛衫，风一吹就透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酒立刻醒了大半。

不远处，宁时修压着火气一件一件捡起她丢在地上的衣服，不急不缓地走到她面前。

“就这点出息！”

一句风凉话就这么传进了她的耳朵里。

许冬言微微睁开眼，眯着眼睛看着来人：“怎么哪儿都有你？”

宁时修冷笑：“就别狗咬吕洞宾了。”

“骂谁呢？”

“这里还有别人吗？”

许冬言深吸一口气，刚想抡起她那没什么杀伤力的拳头，胃里就是一阵翻江倒海。她连忙背过身去，但也只是干呕了半天，毕竟之前在卫生间里，她把能吐的都已经吐光了。

端着手臂看戏的宁时修见她这难受的模样，也不再跟她斗嘴，无奈地上前替她拍了拍后背。

她不安分地动了动，试图反抗，他完全没理会：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让你这么神魂颠倒？你说，这是这个月第几次了？”

许冬言闭着眼睛缓缓，睁开眼问：“又是我妈让你来的？”

“不然你以为我闲着没事干？”

冬言轻笑：“她消息还真灵通。”

宁时修把她的风衣披在她的身上：“走吧，送你回去。”

许冬言转过身，懒懒地摆摆手：“不用你送。”

“不安全。”

她不耐烦道：“这么多路人，我安全得很！”

宁时修冷冷地说：“我是怕路人不安全。”

这个男人的刻薄她早领教过，不然也不会引发前不久那次惊天动地的“家庭战争”，那她也就不会从家里搬出来，也不会跑到这酒吧街附近来租房子住。

她无奈地冷笑：“你一个男人，说话怎么总是那么招人讨厌？”

宁时修也不生气，无所谓地说：“实话实说而已。”

几个衣着性感的夜店女郎从他们身边走过，看到宁时修，相互交换了下眼神后，竟然都旁若无人地朝他卖弄起风姿来。

宁时修视若无睹，许冬言已经风中凌乱，不屑地嘀咕了一句：“肤浅！”

宁时修微微勾了勾嘴角，什么也没说。

两人并肩走着，快到许冬言家时，宁时修又问：“能不能先透露一下你还打算折腾几次，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？”

许冬言瞥了他一眼：“什么叫‘折腾’？”

“不就失个恋吗，至于吗？”

“‘失个恋’？说得这么轻巧，你一定没恋过！”

宁时修沉下脸来：“现在在说你。”

许冬言哈了一声，好奇地打量着他：“被我说中了？”

宁时修懒得搭理她：“回去洗个澡，睡一觉，今天的事就过去了。”



许冬言敛起笑意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表情忧伤地说：“你不懂，这种事这辈子都过不去。”

她说得煽情，又那么笃定，没想到宁时修竟然笑了：“你才几岁，就说‘这辈子’？”

酝酿的情绪都被他破坏掉了，许冬言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不再说话。

夜风吹得人愈发惆怅。许冬言想到三年前遇到陆江庭的那一刻，许多事情就已经在朝着她不能控制的方向狂奔而去。喜欢一个人、爱上一个人，都在悄无声息间顺理成章地完成。

然而她并不确定陆江庭对她是不是也是如此。从毕业到如今，整整三年，她享受着暗恋，小心翼翼地试探，却从来不肯戳破自己的感情。她不喜欢落入俗套，她相信水到渠成，但她从没想过，这世上有很多事都是成不了的。

就在前不久，一个女人到公司里找陆江庭。谁都没见过一向冷冷清清的陆江庭和哪个人说话时会露出那种表情——关怀、细致，还有点暧昧。后来许冬言才从某个知情同事的口中得知，那竟然是他身在异地的女友，据说两人已经交往多年，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

这消息来得突然又可笑，许冬言消化了许久，也为此难过了好一阵子。

其实，陆江庭除了不解风情，并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她的事。说白了，所有的情绪都是缘于她单方面的暗恋。

以前她总想着顺其自然，然而陆江庭的女友出现后，她也想过要去争取一下。可是争取后的代价可能是惨痛的，他们或许会连朋友都不再是，最重要的是，她害怕被他讨厌。

斟酌再三，为了他，也为了以后能相安无事地待在他身边，她决定将这段感情藏在心底。

既然三年都这样过来了，那么以后就装作跟过去一样也好。

可是狗血的事情却天天上演，让她避无可避。

那天一大早，公司楼下的小广场上异常热闹。许冬言从公交车上下来，穿过稀稀疏疏的人群，才注意到原来是有人在地上用玫瑰花拼凑出了一个“心”形。“心”形中间站着一个人手捧玫瑰的男人，正四处张望着，像是在等着什么人。

这个男人许冬言认识，是她隔壁办公室的。全名她想不起来了，就记得姓刘，大约是因为发型，这人得了个外号叫“刘葱头”。

许冬言不喜欢凑热闹，正要离开，却被刘葱头发现，一个健步拦住了。还不等她反应过来，刘葱头单膝下跪，同时奉上手中的玫瑰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大声

喜欢你  
的样子

说：“许冬言，我喜欢你！”

尴尬了几秒，一句大实话从许冬言嘴里脱口而出。没有惋惜和抱歉的情绪，更不可能有惊喜。

“我不喜欢你。”她说。

刘葱头似乎没想到她会是这种反应，他瞪着眼睛看着她，周遭的人也都没什么反应。许冬言见状，绕过刘葱头便往办公楼里走。

可就在跨进公司大门的一刹那，她听到身后的刘葱头不甘心地叫道：“你不就喜欢陆江庭吗？可人家要结婚了！你这个‘小三儿’！你会遭报应的，许冬言！”

几乎像是一个晴天霹雳，许冬言当场石化。她爱陆江庭爱得那么低调，竟然还会有人知道！她想到身后的众人，几乎可以感觉到那些或好奇、或探究、或幸灾乐祸的目光正在窥视着她，企图从她的一举一动中看出什么端倪来。

想到这里，许冬言不敢多作停留，加快脚步走进了办公楼。

偌大的格子间里空荡荡的，原来所有人都到楼下看热闹了。经过陆江庭的办公室时，她发现门是开着的。此刻，他正背对着门站在窗前。他依旧穿着她爱的白色衬衫，头发干净爽利。在稀薄的曦光下，他漂亮挺拔得犹如画中人。

她突然很想将这个画面保存下来，于是悄悄掏出手机，打开了照相机。正在这时，她从镜头里看到，那个漂亮的男人突然回过头来。

许冬言连忙调转镜头，对着镜头整了整头发。

陆江庭应该没有看到她偷拍，许冬言长舒一口气，收起手机朝着自己的工位走去。再一抬头，却发现陆江庭办公室的门已经关上了。

离上班时间还有一刻钟，同事们陆陆续续从外面走进来。进来之前大家似乎还在兴致勃勃地聊着什么，可进来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噤了声，看向许冬言的目光也是躲躲闪闪的。

许冬言又看了眼陆江庭办公室那扇紧闭的大门，或许，刚才小广场上的一切他都看到了……

她没有想太多，拿起桌上的几本样刊，起身走向他的办公室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她公事公办地上前敲了敲门，也没等里面人应声，就推门进去了。

陆江庭微微皱眉，抬头看着她。两人对视了几秒，她连忙把样刊递过去：“哦，这……这……这是11期的样刊，你……你……你看一下。”

其实她并没有口吃的毛病，只有在见到陆江庭和特别紧张的时候才会这样。

陆江庭早就习惯了她口吃，也习惯了她有些没礼貌地对他直呼“你你你”。



早在他还不是部长的时候，她就是他的小徒弟，他带了她整整三年，朝夕相处，比一般的同事要亲近很多。

也正因为这样，他对她应该是非常了解的，可是有一件事他一直想不明白——她和别人说话时思维敏捷、口齿伶俐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跟他说话却口吃得厉害。

但是今天，他似乎有点明白了。

他低头翻了一遍样刊，圈出几处要她去修改。

许冬言接过样刊，却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，陆江庭也不急着赶她走，默默地等着她开口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说：“早……早……早……上的事……”

陆江庭打断她：“流言蜚语，不用在意。”

许冬言看着他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：“如果，我……我……我是说如果，”她声音低了下去，“是真的呢？”

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陆江庭还是不免心里一惊。他抬眼看她，发现她正看着自己。他错开目光，表情严肃起来：“你先出去吧。”

许冬言再傻也明白，他这就是拒绝了。她落寞地站了一会儿，转身出了门。她突然想到刘葱头说的那个“报应”——什么是报应？大约就是如此吧……

这些事情就如同密密麻麻的针一样，将许冬言的心扎成了筛子。她和宁时修走在石板路上，谁也不说话，只听到风声在呼呼作响。

宁时修将她送回了家，临走前提醒她：“明天的事你别忘了。”

许冬言想了几秒钟，才想起明天是温琴的生日，她真的差点就忘了。

她借着酒劲，笑着凑向宁时修：“有时候我真怀疑，你才是我妈的亲儿子……”

宁时修嫌恶地推开她的脸：“我突然有点理解那男的为什么拒绝你了。”

许冬言愣了一下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平时不照镜子吗？”

她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是被戏弄了，不过她已经有有点习惯了和他相处的模式，不但不生气，反而媚眼如丝地朝着他打了一个清脆的酒嗝。

许冬言和温琴的母女关系原本还不错，直到前不久，温琴突然和多年前的老相好领了证，开始了她的第二春，这真是让做女儿的许冬言一点防备都没有。

因为埋怨温琴没有事先知会，许冬言连宁家父子也顺便迁怒了，再加上宁时

修这人说话总不太好听，所以四个人生活在一起，时常会有些小摩擦。后来，温琴和宁家父子倒是越来越像一家三口，而她却像个两旁世人一样不被待见。在最后一次跟宁时修吵过一架后，她干脆搬了出来。

其实搬出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，而且温琴一直想方设法让她搬回去，明天温琴一定还会旧事重提，但为了面子，为了不被宁时修小看，她无论如何也要坚定立场。

第二天，许冬言早早到了约定的餐厅。在包间门外磨蹭了一会儿，她正打算推门进去，门却突开了。

开门的是宁时修，显然他也没想到门外正站着一个大活人。

看到对方，两人都愣了一下。

许冬言正要开口，却被宁时修抓着手腕推了出去，出来时他还反手关上了包间的门。

许冬言不满地搓了搓刚被他抓过的手腕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不干什么。”

许冬言白了他一眼。

他低头点上一支烟，吸了口烟，缓缓吐出一个烟圈：“好心提醒你，温姨的体检报告出来了。”

许冬言倏地抬眼：“有问题？”

宁时修勾了勾嘴角：“紧张了？看不出你还挺孝顺的。”

“少废话。”

“放心，没什么大事，但这个年纪了，多少会有些小毛病。好像……血压有点高，一会儿见了面你可得悠着点，别总跟你妈吵。”

许冬言高高提着的心这才落回了肚子里，嘴上不客气地嘟囔了一句：“不用你提醒。”

说着她扒拉开挡在面前的宁时修，推开包间的门走了进去。

温琴见到女儿很高兴：“今天下班挺早嘛。”

宁志恒也站起来迎她：“最近工作忙不忙啊？你妈妈就担心你累着。”

许冬言没应声，她看到宁时修抽完烟走了进来，坐到她对面的位置上。

温琴推了推她：“这孩子，你宁叔问你话呢！”

许冬言回过神来，应付着回了一句：“不忙。”

温琴又说：“怎么见着你哥也不打个招呼？”

许冬言抽了抽嘴角，心里嘀咕着：我可不敢有这样的哥！再一抬眼，发现宁时修正眯着眼睛看着她，目光实在算不上友善。

她微微挑眉：“往哪儿看呢？”

桌上的气氛瞬间冷了几分。

宁时修却笑了：“你有什么值得我看的？”

许冬言一愣，低下头看着自己，似乎也没他说的那么差劲吧……

宁时修倒是很大方地替她倒茶：“别找了，先喝点茶。”

宁志恒见状连忙说：“对对对，冬言路上应该累了，先喝点茶。”

晚饭吃得差不多时，包间里的大灯突然灭了，只有屋顶几盏昏暗的彩灯还亮着。服务生在众人的错愕表情中推着一大车红玫瑰走了进来，后面还跟着一个超大尺寸、造型超级少女风的生日蛋糕。

许冬言愣了几秒，不禁觉得好笑。她看了一眼身边表情激动的温琴，就在那一瞬，她突然就释怀了——她二十几岁的年纪，也不见有男人肯这样为她花心思，母亲在父亲去世后还有人能细心地照顾她、爱她，也算是一件好事。

宁志恒说：“小琴，许个愿吧。”

温琴看了眼蛋糕上的烛火，又看了眼许冬言：“我也没什么愿望，就希望冬言能搬回来住。对了，时修，你不介意吧？”

宁时修耸耸肩：“欢迎。”

众人又看向许冬言，许冬言无奈：“哪有把愿望说出来的？这就不灵了。”

听她这么说，温琴明显有些失望。

许冬言摸了摸鼻尖说：“不过正好我租的房子暖气漏水，冬天也住不成，所以我想暂时先搬回家，等找到合适房子再说。”

温琴只想着先把她骗回家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听到她松了口，温琴一脸的满足，一口气吹灭蜡烛说：“这个生日过得最好！”

温琴生日不久后，许冬言搬回了宁家。

宁家住着一套差不多三百平方米的复式楼，有五六个房间，其中二层三个，分别是许冬言和宁时修的房间，还有一间留给宁时修做了画室。

许冬言搬回去时，家里没有别人。把东西搬进房间后，她开始一点点地收拾，无意间翻到了一张照片，她不禁有些出神。

那原本是张二三十人的集体照，却被她放大，然后去掉其他人，只剩下她和陆江庭两个。

照片是她刚入职那会儿去拓展训练时拍的。那时她刚出校园，身形比现在略瘦，扎着一根长长的马尾辫，天真烂漫、意气风发地站在队伍的最边上。

她记得那天拍照时陆江庭来晚了，众人嚷着让他站中间，但他执意不肯，而是站到了她身边。那天他也穿着跟大家同款的白色T恤和深色运动裤，高高瘦瘦的，看上去就像是高年级的学长。她站在他身边，闻得到他混着淡淡薄荷香的汗味，心跳蓦然加快。她多希望时间能够停在那一刻，又希望那一刻能快点过去。

举着相机的摄影师突然好笑地抬起头来朝她说：“小姑娘，你再躲就要出镜头了！”

同事们哄然笑开了，七嘴八舌地问陆江庭用了什么招数，让新来的许冬言这么怕他。许冬言觉得心虚，而陆江庭只是无辜地一笑。

后来摄影师做了个手势，众人又安静下来对着镜头摆好了表情。许冬言悄悄地向陆江庭那边挪了挪，她看准镜头，牵动嘴角，就在闪光灯亮起的那一刹那，她感到一只手轻轻拢上她的肩膀，让她避无可避地靠向了那个令她躁动的源头。

也就是从那之后，无论两人多么熟悉，她见到陆江庭就会紧张，也多了个口吃的毛病。

想到这些过往，许冬言幽幽地叹了口气，把照片扔进了抽屉。

收拾完东西，她伸了个懒腰，走出房间。走廊里光线很暗，只有微弱的阳光从最里面的房间里透出来，那是宁时修的画室。

画室的门一般都不会锁，但是许冬言从来没有进去过。此时她突然对宁时修的作品有点好奇，于是便走了进去。

画室面积不大，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模型和各色的颜料瓶，但却没有什么暴露在外的作品。靠窗的桌边立着一个画架，也用厚重的绒布蒙着。

她正要去掀开画架上的布，楼下突然传来门锁响动的声音。

她收回手，退出画室，趴在走廊的栏杆上，看到宁时修从门外进来了。

宁时修像是感应到有人在看他似的，倏地抬头，对上了许冬言的目光。视线相触的一刹那，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许冬言漠然地移开目光，缩回了脑袋。

宁时修见状勾了勾嘴角，朝着楼上走去。

他以为许冬言回房间了，上到二楼时却看到她正倚在门框上研究着手指甲。从他们以往过招得出的经验看，她这是有话要说。但他就当不知道，径自走向自己的房间。

“喂！”许冬言叫住他，“你是画画的？”

宁时修开门的动作停住了：“谁告诉你会画画就得了画画的？”

“那……画得怎么样？”

宁时修回过头，许冬言正端着手臂看着他。

“你问这干什么？”

许冬言想到那天早上的陆江庭，照片没有偷拍到，但那画面还在她脑子里。

“我也想学画画。”

这倒是让宁时修有点意外：“想画什么？”

“一个人。”

宁时修愣了一下，不屑地轻笑：“你这种底子，一时半会儿是画不出人样来的。”

“嗤。”许冬言不满，“我们现在好歹同在一个屋檐下，能不能好好相处？”

“井水不犯河水，这就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了。”说着他走进房间关上了房门，把跟上来来的许冬言挡在了门外。

“嘁，还说欢迎我，虚伪！”

晚上吃完饭，许冬言悄悄问温琴：“宁时修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温琴很诧异：“你不知道？”

许冬言也很诧异：“我上哪儿知道去，你又没说过！”

温琴得意地卖着关子：“你去网上一查，比我说得详细多了。”

“网上都有？”

“那当然啊。”说着，温琴感叹道，“同样都是吃粮食长大的，怎么时修就比你优秀那么多啊！”

“嘁！”虽然许冬言对温琴的话很不屑，但是为了打击这个胳膊肘总朝外拐的妈，她只能无所谓地说，“因为我跟他不是一个妈生的呗！”

温琴愣了一下，待明白过来什么意思时，也急了：“哎，你个小兔崽子……”

回到房间，许冬言打开电脑，在搜索栏里输入“宁时修”三个字，检索结果竟然有一百多万条。她随意点开了一条，上面详细地介绍着：宁时修，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工程学院，著名桥梁设计师，参与了云贵项目、援疆项目等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重大项目，发表论文百余篇，长宁集团总工程师，T大客座教授……

头衔还真多，还有很多许冬言看不懂的专业名词。

她对着电脑屏幕发了会儿呆，没有看到照片——这说的宁时修是同一个人吗？

其实许冬言的工作跟桥梁设计也算是密切相关：她所在的公司最初是挂靠在某科学研究所的杂志社，改制后独立出来成立了公司，取名为卓华出版，旗下有二十多份期刊和一份报纸，还有两个网站，涉及行业众多，而许冬言所在的部门负责的领域正是道桥建设。

她入行不久，知道得不多，但她的发小兼同事的小陶可是公司老人儿，对行业内的事也比她知道得多。当她提到宁时修时，小陶一阵感慨：“这个宁时修可厉害了，刚刚回国没几年吧，就参与了好多大项目。云贵那个难度系数爆表、建在两山之间的大桥，听说就是他设计的。别看他履历这么丰富，他可还年轻呢。”

“你采访过他？”

小陶遗憾地摇摇头：“他毕业后是留在伯克利任教的，后来被长宁老板挖了回来，你也知道，长宁的项目一般不接受采访。不过我听有的同行说，听过他在T大的讲座。”

“网上怎么也没照片？”

“听说他这人很不喜欢拍照，每次有什么公开讲座或者跟项目有关的记者招待会，到他发言时，他都会事先请大家不要拍照，虽然肯定会有人偷拍，但人家这么介意，媒体也就不好发到网上去了。”

许冬言微微皱眉：“这么介意拍照，难道长得不怎么样？”

“恰巧相反——见过他的同行说，这人长得还真不错。”说着小陶还不忘窃笑两声。

许冬言不屑地瞪了她一眼：“一个没见过的人，你都能花痴成这样……”

这事儿一直没个结果，时间久了，也就被许冬言忘了。

晚上回到家，许冬言又状似无意地跟温琴提起宁时修：“他在国外待了几年啊？”

“好几年吧，怎么了？”温琴问。

莫非真是他？许冬言在心里嘀咕了一句说：“没什么，那他怎么没留在外面？”

“听说他当初是不想回来的，毕竟他那行我们国家落后了外面好些年，人家都进入养护阶段了，我们还在建设摸索。不过这孩子孝顺，考虑到你宁叔一个人留在国内不行，带到外面又怕他不适应，所以就自己回来了。”

听到这些，许冬言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原来网上查到的那个宁时修真的就是她认识的这个宁时修。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她又不愿意承认他的优秀。



她研究着手指甲喃喃地说：“履历是挺好看的，不过现在的海归也不稀奇了。”

温琴一听，就知道她老毛病又犯了，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，人家时修究竟怎么得罪你了？”

“他还要怎么得罪我啊？你看他说话那气人劲儿！”

温琴耸耸肩：“他说话怎么气人我是没看到，我就看到你总是没事找事，他却一再忍让。”

真是没法好好聊天了！许冬言倏地站起身来，留下一句“后妈”就转身上楼了。

这次搬回宁家后，许冬言的确感觉到宁时修比以往更让着她了。以前她惹他三次，他可能会回击一次；现在她惹他十次，也不见他有什么反应。

住了一个多月，许冬言觉得住在宁家也不错，唯一不好的就是男人太多。宁志恒为了让她自在一点，倒是从不会上楼来，而且他总出差，在家里见不到几次，但是宁时修跟她同在一层楼，共用一间卫生间和浴室，这就不太方便了。

这天晚上，许冬言洗过澡才发现忘了带换洗的内衣。家里正巧没人，她也就不像平时那样把自己包得像个粽子一样，而是随意裹了条浴巾就出了浴室。

可刚一出来，她却看到画室的灯竟然是亮着的。难道是她刚刚偷窥完忘了关灯？还是他趁着她洗澡的时候回来了？

她蹑手蹑脚地上前推开门。里面并没有人，但画架上的蒙布被拿掉了，桌子上还有新鲜的颜料——看来他的确是刚回来过，但又离开了。

洗澡前，她进来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他的画。这一次，她总算是看到了——画布上是一个女人，五官抽象，用色大胆。

许冬言摸着下巴打量着，这算什么画风？野兽派？

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许冬言被吓了一跳，一回身碰到了桌上的调色盘。好在宁时修眼疾手快，连忙伸手扶住调色盘，但却因此勾到了裹在许冬言身上的浴巾。

浴巾应声滑落，电光火石间，宁时修迅速移开了视线。

许冬言心里一惊，但低头一看，不禁抽了抽嘴角。还好她里面还穿着一件抹胸超短裙，因为没穿内衣，她才特意又在外边裹了层浴巾。

抬头看到宁时修瞥向一边的脸，她笑了：“看不出啊，挺正人君子的嘛！”

宁时修勾了勾嘴角，目光依旧看向别处：“把衣服穿好，不然我不客气了。”

许冬言也不敢真去惹他，低头去捡浴巾，余光瞥见宁时修脚已经走出了画室。

她重新裹好浴巾出来，发现他还在门外。

她走过去：“教我画画吧！作为交换条件，以后在宁叔和我妈面前，我就乖巧地当个好妹妹，你不吃亏。”

宁时修回过头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：“一个前任有什么好画的，用来唾弃还是用来缅怀？”

这话把许冬言问住了。

宁时修见状只是笑：“好妹妹我是不需要了，你要真想学，小区外面左转就是少年宫，那儿的老师虽然资质一般，但教你是绰绰有余了。”

许冬言一愣：少年宫？那不是小孩子去的地方吗？

第二天一早，许冬言刚到公司就见小陶找了过来：“冬言美眉，道桥展会的视频准备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找了公司在做，快好了。”

“那展板呢？”

“之前喷绘公司的人来过，送仓库去了。”

“陆总让我拍个照给他。走，咱去看一下。”

“成。”许冬言放下手上的活儿，起身跟着小陶去仓库。

两人走进电梯，不想竟会遇到宁时修。

许冬言愣了愣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宁时修身边跟着隔壁部门的马组长，见许冬言这样问话，原本以为两人是认识的，笑呵呵地等着宁时修回话，可宁时修只看她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

马组长立刻轻咳了一声：“冬言，怎么这么没礼貌？”

许冬言不做声，宁时修却说：“她一向这样，我都习惯了。”

原来两人真的认识，马组长一阵尴尬。这时候电梯门再度打开，马组长连忙做了个请的手势，待宁时修先出了门，自己才跟上。

看着两人一前一后地离开，许冬言撇了撇嘴：“马屁精！”

一回头却发现小陶正双手捂着嘴，像中了金马奖一样：“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人？帅得让人合不拢腿！”

许冬言一脸的不屑：“啧啧！麻烦把掉在地上的节操捡一捡。”

小陶拉着她：“你认得他？他有没有女朋友？介绍给我吧！”

13  
www.ertongbook.com

许冬言没敢说他们现在住在一起，更没敢说他就是那位从不愿在公众面前露脸的宁时修，不然小陶说不准会要求搬到她家去住。

电梯门再度打开，许冬言率先走出去：“认是认得，但他哪儿好啊？”

“哪儿都好啊！”

许冬言无语：“你也就刚看到个脸而已。”

小陶理所当然地说：“脸好就够了啊！”

因为遇到宁时修，小陶完全没有心思去看展板了。人还没走到仓库门前，她就决定原路返回，要去和宁时修偶遇。临走前她嘱咐冬言：“记得拍个照发给我！”

看着小陶狂奔而去的背影，许冬言也只能感慨一句：这个看脸的世界，实在肤浅！

仓库里的东西堆得乱七八糟，许冬言找了许久，才在货架顶上看到被卷起来的展板。

货架有两米来高，库房的梯子又不知道被谁借走没还。她踮着脚伸手去够那个纸筒，完全没注意到纸筒旁边展架的铁钳子正悄悄地从袋子里溜出来。

眼看就要够到纸筒了，铁钳子也一点点地从货架上滑落下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那铁钳子砸向许冬言的一刹那，竟然被一只手挡了开来。

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许冬言脑中空白了一下，然而更让她意外的是，陆江庭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仓库里。

她看到他眉头微微皱起，连忙低头看，只见白色的地板砖上有殷红的血滴。

“怎么做事这么心不在焉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如果刚才不是我在，这个口子可能就在你脸上了！”

在许冬言的印象中，陆江庭很少动气，然而此时她知道他是真的生气了。可是他为什么这么生气？心疼她？在意她？

看着他那正在滴血的伤口，许冬言那颗原本已经死得差不多的心竟然悄无声息地恢复了知觉。她张了张嘴，却不知该说什么。

陆江庭压着虎口处尽量止血，抬头看到她茫然的神情，不禁吐出一口气，语气也温和了不少：“去找纱布来。”

许冬言连忙站起身，又想到什么：“这……这么大的伤口，还是去医院吧！”

陆江庭坐在椅子上，不容反驳地说：“去拿纱布。别让他们知道，我不想小